

乙太漂移 第三篇：衝啊 (Go!)

原作：K. Arsenault Rivera

譯者：南極熊



「那麼，老大……」

突然從擴音器裡傳來的隊友聲音害達雷迪差點把手中的烙鐵掉下來。

「現在沒空，紅檔。」

那個鬼怪的聲音夾在傳送器所發出的劈哩啪啦聲裡顯得很尖細。竄天鬼隊花費了大量金錢購買的東西之中——即便是最小的車輛也都裝有十二氣室發動機、定制的象形文字控制面板、每個鬼怪身上配置不少於二十枚櫻桃炸彈——但是通訊系統並沒有排在很前面。只有在大獎賽高層成員的堅持下，達雷迪才願意去加裝。在測試黏性炸彈的發射器失敗後，他親自用剩下的殘餘物所組裝成的，或許這就是為何它們總是發出劈啪聲和爆裂聲的原因。

他嘴裡咕噥著。「你知道要在飛行中協調出三重彈幕有多困難嗎？我正在為各方面的犧牲在做出糾正。扭力和……那個詞是什麼？軌跡……不對……」

那是哪個詞現在重要嗎？或許不。

達雷迪的隊員們正遭受著猛烈的攻擊，當他透過他的全地形坦克的擋風玻璃看出去時，他看到可憐的瑞克奇搖搖晃晃的車體被鼎雲俠隊循環子機的霓虹閃電撕裂成兩半。達雷迪曾告訴過他要加固那個東西的框架，現在看看他——正一頭栽進了沙丘裏。

竄天鬼隊的賽車設計是為了能急速行駛和炸毀物體，它們並沒有考慮到要處理因為沙子堆積堵塞住引擎的問題。

無論是捷獸隊——他們已遙遙領先到他們巨大獅鷲的翅膀在天空中也只不過是一個小黑點——還是阿芒凱豪傑隊都沒有類似的問題。他對這兩個隊都抱有同樣的期望，這兩個隊玩得很公平公正，他告訴自己。

送終士隊則完全不然。

圍繞在達雷迪的坦克車和跟隨他的一群鬼怪周圍的是十幾個騎著機車、或開著坦克和車輛的送終士們，大型的車輛上方站著些身強體壯且無畏的戰士們。有些人戴著護目鏡免受風沙的傷害，有些則露出臉和利牙，手裡揮舞著旋轉的鎖鏈，挑戰著沙漠中最壞的天氣。

「老大，你很聰明，超級的聰明。你要是有參加聰明老闆大賽肯定每次都拿第一名。但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

達雷迪發出自嘲笑聲。這些傢伙！他正在盡全力地思考處理，但他們會做的就只是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們正在比賽！他說過要實行嚴格的政策，就是在比賽中不許問任何問題！尤其是當——

那傢伙正在啟動電鋸嗎？他到底要想幹什麼——

達雷迪眨了眨眼。站在他們最大最兇猛的车辆上方的送終士……正在拋耍著三把電鋸，並把它們扔向鬼怪們，而鬼怪們一直在試圖接住它們。最糟糕的是，只需按下開關，這些發出著咆哮聲的武器就會燃燒起來，唯一比電鋸更糟糕的是噴著火的電鋸，那鋸片每轉一圈就會噴出一片火幕。

還能有比這更糟糕的事了嗎？

有，而且是很多把。

他們究竟是從哪裡弄來那麼多把電鋸的！

「我們唯一的問題是要如何擊中那些傢伙。現在讓我想想看，讓管子以每秒六十次的速度運轉——」

發射導彈，發射導彈，這樣就能把他們趕走，給我們一些喘息的空間……

「老大！」

達雷迪用手猛擊儀表板。「我告訴過你，我沒時間——那個是什麼？」

然後他看到它，從沙子中冒了出來——閃閃發光、恐怖無比的惡魔能量團，那只能是迅疾魔隊。

「在那裡的那個……才夠資格被稱為問題。」



「我們怕過誰！」

戰歌聲、誇耀聲、祈禱聲。在新的沙丘上，感受到舊有的習慣。送終士們異口同聲地說著——如果他們沒有聯合全力抵抗的話，之前到來的末日早就將他們都給吞噬掉了。

法·芙瓊凝視著眼前代表死亡的臉孔，不停晃動閃爍著的惡魔外型對各種感官都是一種衝擊。一個幽靈般的大嘴威脅著要吞噬掉她和她的車輛，在她周圍，比賽一片混亂——鬼怪們不停尖叫著

，他們的車輛爆炸時噴發出盛大的火花，脊索鯊的航海歌聲填補了砲火之間的空白，遠處的捷獸隊的坐騎們發出嘎嘎叫聲撲向了獵物。

真是一片混亂。

但這就是活著的感覺。

「我們誰也不怕！」她放聲尖叫道。

話語聲落，她便釋放出火焰。

火焰噴射器，各種的爆炸，最糟糕的是走音的鯊魚歌聲。噴火原本對她的競爭對手抱持著更高的期待，但是看來他們讓實用主義取代了他們的風格感。如果你不是想要成名的話，用啥手段就不重要了。

但是在大獎賽結束之後，整個多元宇宙都會知道噴火這個名字。巨大火球的熱度使沙子融化成了玻璃，但噴火無視它持續加速。車頂在她從火球下方甩尾而過時，發出嘶嘶的熱氣聲——迎面直奔向一顆朝她而來的砲彈。不用擔心，保持冷靜。與某個人不同，噴火並不會站到汽車引擎蓋上炫技，而是直接按下方向盤上的按鈕。一道弧形閃電從車頭的護格中射出，將那顆砲彈切成了兩半。

當然，她的時機掌握得非常完美（誰又會去懷疑她呢？），使得砲彈的兩半各自撞上了左右兩旁兩艘即將超越她的循光雲遊械隊的賽車。

高效的，完美的，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模仿的駕駛技巧。就讓茜卓·納拉竭盡其所能吧，她永遠不可能完成如此漂亮的急轉彎。

這就是為什麼噴火在超過阿維什卡最受喜愛的女兒時，還刻意回頭瞪著她看。

好吧，或許這不是茜卓最好的表現，但也不算是她最糟糕的表現啊，那為什麼那個女孩要盯著她看呢？她媽媽怎麼找了個這麼奇怪的人一起工作啊！也許是她在短期內找不到太多具備合適技能的人吧。誰會浪費時間在這場大混亂之中如此熱切地死盯著別人看？尤其是當你的護目鏡基本破壞了整體效果的時候。

嗯，那或許是索霖會作的事吧，但他看起來不像是會參加賽車比賽的那種人。

茜卓對這位蒙面賽車手嗤之以鼻。還有另一件事！噴火？這真完全是緊咬著茜卓的整個噓頭！也許琵雅把這當成是一種諷刺？很難想像還會有其他的原因。

理所當然，就當她分心看向別處時，一輛脊索鯊的車輛試圖要攔截她。一艘巨大的、發著咆哮聲的氣墊飛船撞擊著茜卓的車輛側面。還沒等她發出救助信號，另外兩名鼎雲俠隊的賽車手就已經阻擋住那隻脊索動物——一人在前，一人在後。

「謝謝你們！」茜卓喊道。「你們太棒了！」

「只需專注於獲勝，納拉！」傳來回覆的喊聲。

這些傢伙都已經不擇手段了，是吧？這倒也是情有可原。或許他們說的對，是她讓自己分心了，她摸了摸妮莎給她的別針。

牢記住最重要的事。

茜卓從滄海盜隊的另一側駛離——也和另一側的噴火——拉開距離。這一次，當他們再次目光相遇時，她早有準備、不甘示弱的對上了她的目光。



「阿芒凱人！牢記住我們為何而來！阿芒克凱人！從沙壩中，獲取生命！」

當其他的賽車手看到的是個殘酷的世界，札豪爾看到的卻是成長的機會和熟悉的家園。當其他賽車手只顧著在競爭時，巴席利對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感到驚訝——混合著古老和新發現的廢墟。

在那條軌道的下方，是一條看似無邊無際的峽谷，兩旁排列著一座座的墳墓，每個入口都是岩壁上閃閃發光的洞口。圍繞在他們周圍是活人溫暖的棕色臉孔，和死者冷灰色的臉孔，他們都在齊聲歡呼。在他們上方是無盡的藍天，周遭豎立著那些已早被遺忘但是在現在又被回想起的高聳神像。站在後方的都是卑賤的人，而在前方是相對高貴的人，但是在這片土地上，沒人會去懷疑誰才是最高貴的人。

飛舞的昆蟲不斷地用毒刺和奇怪的長矛攻擊著阿芒凱豪傑隊。但最終目的是什麼？因為死亡並不會成為獲取榮耀的障礙，它只不過是一道需要揭開跨過的面紗而已。巴席利親眼看過一位較年長的豪傑隊成員衝上前為扎胡爾奮力擋住邪惡的一擊，即便那個人知道這會是致命的攻擊，但他還是抬頭微笑著看著札豪爾，眼神中只有敬畏和奉獻。

札豪爾跪了下來。他用巨大的手掌合上了車夫的眼睛，爪子下的力道如同羽毛落下般輕柔。他的目光從倒下的戰友身上抬起，向其他的勇士出言鼓舞。

「我們最偉大的榮譽是什麼？」札豪爾咆哮道。

「專注當下，勇敢赴死，永不屈服！」巴席利回答道。他用法力召喚出一朵沙雲，托起了倒下的車夫，稍加集中注意力將他送到最大的戰車旁，拉佐特的僕人們熱切地迎接另一位新同類，等著開始他們的工作。

讓昆蟲去做它們喜歡做的事，嘗試分散掉它們的注意力，阿芒凱豪傑隊是不會屈服的。

巴席利絕不會屈服。

翅膀和毒刺圍攻著金色戰車。

巴席利看向扎胡爾。「老朋友，你能照顧好先鋒軍嗎？」

那個獅族人發出一聲笑聲，聲中帶著一絲骨感。「我在你的曾曾祖父出生之前，就一直在領導著先鋒軍。」

「這正是我喚醒你的原因，」巴席利說道。

沒有再多說一句——沒有多餘的時間——巴席利爬到了戰車的上方。他從一輛跳到另一輛，就像在池面上彈跳的石頭一樣，同時將周圍的沙子聚集成鋒利的刀刃。大多數只是用來威懾或干擾，但是當他的同胞受到生命威脅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果斷地採取行動。甲蟲外殼碎片如雨滴般不停地落入峽谷中。

阿芒凱的豪傑們將會為那些膽敢挑戰他們的人帶來死亡。

第六名。

可惡。

排第六名有什麼好處？沒有人會因此而獲得獎杯。你甚至不會登上頒獎台。難道噴火想盡辦法來到這裡，編造了這麼多謊言，並將自己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就只為了獲得第六名？

不行，她必須要牢記作這一切的目的，乙太火花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

除非她願意，否則沒有人能強迫她再回到她家的老豪宅，沒有人能強迫她做任何事。如果她不喜歡現狀，她會掉頭離開，去任何她想去的的地方。

再也不會有人能讓她再乖乖等著他們了。

納拉從周遭其餘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噴火緊隨其後，飛速的穿梭在極速蟲隊的賽車群中前進著。巴席利·柯特的沙魔法也是一個障礙，但她有信心可以克服它。

總會有一條前進的道路，總是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做。如果你的行動是完美的話，你能贏下每一場比賽。

噴火的表現必須是完美的。

捷獸隊、竄天鬼隊、送終士隊、滄海盜隊、鼎雲俠隊和乙太流浪者隊。

不，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當爆炸使鬼怪們的車輛偏離了賽道時，噴火看到了她向他們展示她真正實力的機會。

在即將到來的轉彎處，她並沒有騎上賽道的邊緣——其他人都朝向那裡開去——而是加速爬上了一尊神像伸出的手臂。她讓自己和她的坐騎進入超速狀態，飛速地從那古神手中所握之矛的尖端飛射了出去。

她的座駕重重地落在一輛已被炸得破碎的鬼怪車輛上，正後方跟著的是某種巨大的藍色能量風暴。

迅疾魔隊？

不對，這絕對不合理。她很確定她知道每個人都在哪裡，因為她習慣性必須要確定，不久前她才看到了他們還在第十名。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就在她產生了這個想法——分心對現況產生了懷疑的時候——也正是他們發動攻擊的時候。恐怖的閃耀鬼魂飛向噴火。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入轉彎慣性裏，試圖避開它們。

隨之而來的幽靈般的鬼火之爪威脅著要把她的車體給撕碎——

直到一顆閃閃發光的火球將他們給炸飛，用一個威脅取代另一個威脅。即使是噴火的密封駕駛艙，火球散發出的熱量使其變得如同火爐一般難以忍受，灼熱難耐——方向盤變得太燙了，她戴在手上的手套也無濟於事——但她還是堅持下來了，無論如何都咬緊牙關忍受著灼傷。

天啊，好痛啊。但她仍不願放手。噴火永遠不會放棄！她是一位堅強的賽車手，一位從未放棄任何一場戰鬥的神秘對手。如果她現在放手了，她的未來將會是怎樣？只會是西塔——一個被寵壞了，無法忍受一丁點痛苦的領事的女兒，她能撐過去的。

噴火痛恨納拉那虛偽的完美形象，也痛恨所有人都把她捧為阿維什卡最優秀最出名的女兒。

但現在在面具之下……

戴著面具，在自己賽車內的密封空間裏，西塔低聲說了聲感謝。

那個怪傢伙是怎麼領先的？

他剛才絕對沒有在那裏！茜卓對此非常地肯定。如果在的話她隔著大老遠就能聞到硫磺和大蒜的味道了。然而，他就是在那裡，一臉憂鬱無比地坐在駕駛座上，而他周遭的惡魔正竭盡全力要殺死琵琶說服來領導乙太流浪者隊的那個年輕人。

茜卓無法容忍這種事情。她接通了賽車手之間的無線電通訊，這是大獎賽車隊強調他們應該使用的通訊方式。提高吸引力，他們說，人們喜歡為自己心儀的賽車手加油。

茜卓會給他們一個更加值得為其加油的目標。

「好膽挑一個和你同齡的人吧，溫特！」

溫特只是摧了幾下油門，發出震耳的引擎聲回應，更像是一種嘲諷。「如果他們年紀大到可以參加比賽，那他們也同樣可以死了。」

是那個渾蛋說的！天哪，這傢伙真讓她怒火中燒。

事實上，她太專注於對溫特的恨意，甚至沒有意識到阿芒凱豪傑隊已經追趕到她身邊。鞭子破空的劈啪聲和古老的吟唱聲變成了白色噪音。她的目光緊緊盯著溫特，她的耳朵也只專注於先前發出求救聲的那個小傢伙。

果然不出所料，那隻小動物又出現了，它的籠子再次被縮緊，一雙紅了的大眼睛裡滿是淚水。當阿芒凱人向溫特發射魔法箭時，這個小傢伙什麼也做不了，只能蜷縮起身體，祈禱自己不會被擊中。

茜卓氣得從她賽車的座位上站了起來。

「你真是最壞的那種人。」她說道。

「納拉，我們需要你專注在比賽上。」科羅廷的聲音從她的通訊器中傳了出來。

但她並不想，這對比賽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這個傢伙正在恐嚇乙太流浪者隊，還有那隻可憐的小動物。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阿芒凱豪傑隊也正在追趕上來！如果她不趕快採取行動的話，整件事情就會變得更糟糕。

「我是那種能存活到最後的人。」溫特大喊著回應她。他一邊說著，一邊再次推動了引擎。這一次，藍色的火焰灼燒著溫特的皮膚。短短幾秒鐘之內，他就被包裹在異樣的藍色大火之中。



那個惡魔發出咆哮聲。茜卓趕緊將身體重心移向右側，車身也跟著她一起右偏。僅靠內部的陀螺儀才有辦法防止它不側翻過去，車道上的瀝青表面將茜卓的護膝都給磨平了。

茜卓避開了惡魔伸來的大手，但是阿芒凱豪傑隊就沒那麼幸運了。那隻原本會將茜卓撕碎的爪子換把一輛領頭戰車的一個車輪給打掉了。茜卓無能為力，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阿芒凱豪傑隊衝出賽道外。巴席利召喚出來的沙塵僅僅能夠阻止他們墜入深淵，無法完全拯救他們，在堅持一小段時間之後，他們撞在一座巨大雕像的肩膀上。

賽車內的穩定器將她的車體直立起來。她直立站著，避開了迅疾魔隊迎面而來的鎖鍊和鉤子。溫特想這樣玩，是吧？好啊，大家一起來玩吧。

「茜卓！記住你是為何而來的！」她的一名團隊成員吼道。

她其實一直都記得，而她確實也知道妮莎有多麼討厭犧牲他人的鮮血所換來的勝利，她再次摸了摸胸前的別針。

迅疾魔隊的排氣管不停地噴射出火焰，茜卓讓火焰流經過她的身體。當她的頭髮燃燒了起來，當她聞到燒焦的氣味，她周圍的空氣開始閃爍且扭曲時——當她變成火焰本身時——也就是她感覺最有活力的時候。

「嘿，混蛋！」茜卓喊道。

茜卓使盡全力把火球擲出去，用力之猛，她自己都要拼命抓住賽車把手才勉強避免成為賽道路面上一條亮橙色的污跡。

慣性作用力讓接下來發生事情變得一片模糊，只知道一場爆炸，各種碎片四濺。一根飛來的尖刺劃傷了她的手臂，一顆車輪像砲彈一樣射出，迅疾魔隊旋轉著滑出車道並撞入沙丘裏。

雖然這些一切都很模糊——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當她的火球擊中迅疾魔隊時，籠子裡的小傢伙發出了驚恐的尖叫聲。

當茜卓重新坐回座位時，她心裡覺得很不舒服。現在她怎麼能說她自己是比他們更高尚的呢？

「心情好了點了嗎？」科羅廷說道。

茜卓卻皺起了眉頭。「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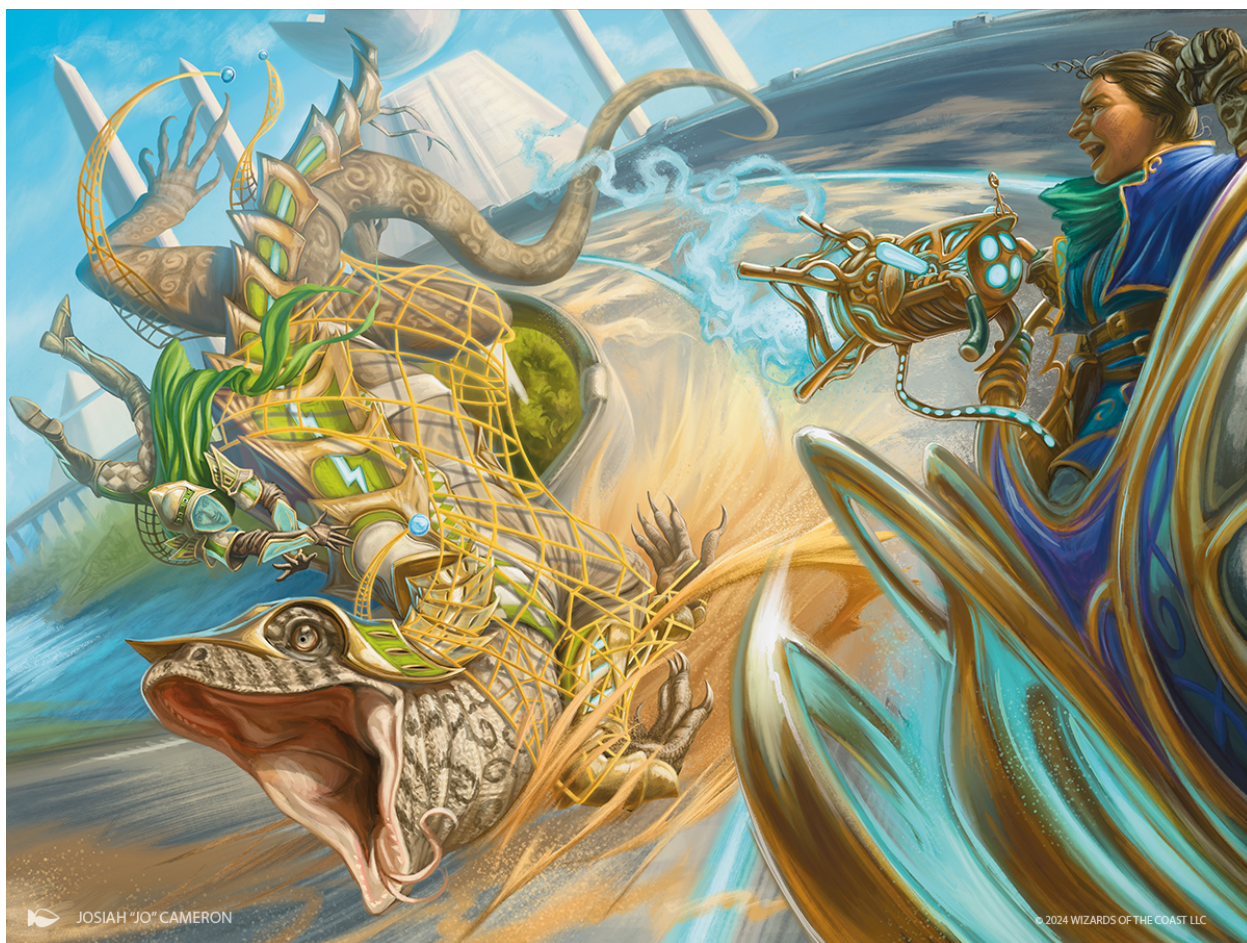
如果噴火能夠從她張開的手掌和精美的手套中射出火焰，她絕對不會失手的。那只是數學計算而已！天啊。納拉確實是很酷，不過難道沒有人發現嗎？如果她再多努力一點，她會變得更加的酷炫？如果她能再更加集中注意力呢？

噴火在迅疾魔隊的殘骸之中穿梭而過，劈啪作響的乙太在她身後留下了一條痕跡，明顯到所有留在起點的觀賽者都可以看到。

相比之下，茜卓也許是更加的勇敢又強大，但是噴火？

噴火則更為優雅。

她複雜的前進路徑使她能夠悄悄地貼近捷獸隊。與茜卓不同，噴火有事先研究過了。這些驕傲的參賽者不僅僅是受過高速訓練，她們更是受過戰爭訓練的。



茜卓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困難，當她試圖爭取第二名次時，捷獸隊用翅膀輕輕地一揮便能輕鬆地將她逼退。

噴火嗅到了機會，茜卓的急轉彎和直線疾駛根本不是噴火高超技術的對手，再加上捷獸隊卡在第一名次，和時不時發出的尖銳啄擊，意味著即便是茜卓也無法輕易地超越過去。

噴火得意笑了，精準且完美的操控技巧——才是真正致勝的要素。

正前方，一條預兆之路在賽道的盡頭蕩漾著。在那條路的前方……噴火無從知曉。她之前聽過這個地方的名字——莫甘達。她的父親曾說過，那裡在未來的某一天有可能會成為一個熱帶度假勝地，搶走吉拉波寶貴的旅遊收入——

但那是西塔父親的想法，不是噴火的。

然而，頭頂上原本像美夢般的藍天卻開始變暗，而且噴火聽到身後傳來閃電的爆裂聲。

怎麼回事？

她打開了通訊設備。「噴火呼叫叛徒領袖。發生什麼事了？我以為今天的天氣預報很晴朗。」

納拉試著影響她的行進，噴火保持住車輛的平衡。

「嗯，關於這件事，之前確實是沒錯，但是看來他們隨時都會更新那個預報了。」琵雅的聲音傳來。「看來阿芒凱也有不少沙塵暴？真有趣，我真想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地方——」

「下次再說吧！」噴火說道。她關掉了通訊設備並調整鏡子，她實在不能浪費時間回頭看。

當她一眼在鏡中看到它時，她立馬明白了琵雅的意思。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風暴，就連天堂也會因為恐懼而顫抖著——一團不停滾動著，閃著黑色、灰色及棕色的巨大雲層正在吞噬掉一切它所接觸到的東西，在其中不僅閃爍著雷電，也可見火焰在焚燒，還有巨大的有翼陰影在風暴中飛翔著。管理員們正在把周圍的阿芒凱人引導進地下的避難所裏。

但比賽中的賽車手們並沒有庇護用的場所。透過後視鏡，噴火看著由濟緣核心所駕駛的循光雲遊械隊的車輛被風暴所吞沒，最後消失的是濟緣核心們眼中的光芒。

突然之間，獲得優勝已經不再是那麼的重要了。

只要能活著安全離開這裡就好了。

噴火猛得將油門踩到底。無論那預兆之路通往何處，一定都比化為塵土要好得多。

「哇！這真是讓我們這次的阿芒凱之旅有個暴風雨般狂暴的結束啊，你說是不是？」文與一位無緣入圍吉拉波大獎賽決賽，但仍是阿維什卡最優秀的賽車手之一，一起坐在評論員桌旁解說著。

「如果你是在我的船上，我們會把給你扔下船的。」卡麗·澤夫說道。她的猴子掛在頭頂上方的吊桿麥克風上搖擺著，使得他們的聲音呈現出一種顫動的音質。文非常確定她手上拿著的那個小杯子裡，裝的絕對不僅僅是高濃度的阿芒凱咖啡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在你的船上，澤夫船長！我想你必須要……」文甩過頭直視鏡頭，「阿芒——凱(忘)掉這件事吧。」

猴子發出尖叫聲，但卡麗·澤夫撇去的眼光讓他又安靜了下來。

「你接下來是真的要問我問題了嗎，還是……？」卡麗問道。「我來這裡不是為了當你冷笑話的陪襯的。」

「嗯——嗯，其實我並不是，」文又開始說道，但衣領被拉緊的觸感似乎喚醒了他的常識。「是的，好吧！澤夫船長，看到乙太流浪者隊如此高大上的表現後感覺如何？你的猜測是滄海盜隊會穩固的保持著領先的地位，但看到其他隊伍如此出色的表現，一定是感到很不爽的。」

「琵雅·納拉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她的革命或許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國家，但我親眼看到過她在入侵期間的飛行技術。她會撞得稀巴爛的。」

.....那這隻猴子是在模仿割喉的動作嗎？

文全身冷汗，陪笑著道。「不只是老納拉和小納拉！我們不要忘了還有噴火也在——」

「如果她真的想要證明自己，她知道該去哪裡找我，」卡麗·澤夫打斷道。「但她不敢。」

「各位女士先生朋友們，你們是在這個現場頭一個聽到這個消息的！」文一掌拍在桌上說道。「卡麗·澤夫向噴火發起了挑戰.....你要向她發起什麼挑戰？」

卡麗冷冷笑著道。「隨便她選都行。」

「哈！雖然這種行為過度到令人感到厭惡，但我不得不承認，這顆小眼球很有趣。」

「莫哈.....有些事情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不是嗎？」哈沙德搖了搖頭。「我一直都搞不懂你的幽默感。」

「你沒必要去理解，老朋友。你只需要知道，我們的命運就在今天要改變了。」莫哈說道。他給哈沙德又添了一杯酒。「今天，我們要對我們民族的輝煌過去、對卡拉德許的複興乾杯。」

「致我們應有的輝煌未來——以及其無法撼動的基石。」哈沙德回答道，「莫哈，言語無法形容當我看到這座城市的現況是讓我多麼氣憤不已。道德沉淪、「晚市司」。有誰聽說過這樣的事？還有近來所謂的平等規範！現在竟然有流浪頑童在負責監督警衛隊。這根本就是不對的。你說你的新朋友能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莫哈伸出一隻手，摟住了斗篷男子健壯的肩膀。「沒有人比他更能幫我們實現夢想了。有他在，我們無需擔心或去理解任何治國規範的細節，沒有任何限制，沒有無用的爭論會議。所有人打心裏都知道傳統才是正確的道路，我們的朋友會幫助他們看清這一點。」

哈沙德注視著這個男人，或該說是嘗試著，因為斗篷的兜帽讓這一切顯得困難。「那你打算要怎麼做？」

「我的一生都在研究著思想。」他回答道。「對我來說，把它們強行變成我想要的形狀就像呼吸對你來說一樣容易。」

他說話聲冷靜且平淡，彷彿是透過圍欄在觀察他們一樣。

莫哈聞言感到脊背一陣發涼。但眼下正值哈沙德是否決定要加入之際，所以他並沒有表現出來。

「我要親眼看到你是怎麼做到的。」哈沙德說道，「我要親眼看到你粉碎掉他們的意志，就像他們粉碎了我的國家一樣。」

幾個小時後，那位披著斗篷的男人現在毫無遮掩，躺在深愛著他的女人的懷抱中。她調皮地玩弄著他的頭髮，正如他聲稱可以輕易玩弄他人的思想一樣。

她是唯一被允許見到他這種狀態的人。

即便是末日都無法將他們兩人分開，任何災難都無法摧毀他們對彼此的愛。她那雙手曾嚐過無數的鮮血，但對著他卻只有溫柔。他的腦子裡總是在盤算著什麼，只有當她緊緊地抱著他時，他的身心才能真正的放鬆休息。

然而生活中並不總是存在著災難和末日。有時只是會有……小縫隙。

「你確定要這樣作嗎？」她問道。

「為什麼不？」他回答道，因為他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太過舒服放鬆了，以至於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悄悄地在疏遠她。「這是必須要完成的事。」

「他們將會把這整座城市踐踏在腳下。革命從未是輕鬆簡單的。這場革命將會帶來大量的腥風血雨，而這些血腥屠殺並不是因為暴君所導致的，普通的民眾也將會因此遭受苦難。」

這次她的語氣重了一些，手上的力道也更用力一些。

但是以他現下的狀態，他並沒有聽到她的心聲，也沒查覺到她的意思。

「這不重要，」他說道。「再過幾週後這些都將不再重要了。你只需要相信我。」

她也確實是相信他的。

至少她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在過去的兩年裏，噴火一直夢想著如果她是茜卓·納拉的話她會去哪些地方，以及她可以利用鵬洛客的力量來做到的事情。

其中有一些事情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她能控制火焰，她就不會在阿維什卡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離開。當新非瑞克西亞入侵時，噴火會在屋頂上，在巷弄裡與他們對峙，然後把他們全部都燒成煤渣。這樣受傷的人數就會減少，受難的家庭也會減少——

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的事情上，想一些相對不太重要的。

噴火一直都熱愛旅行。小時候，她會用電路示意圖來裝飾她的房間，當然，她也愛用阿維什卡各地的旅行海報來裝飾。她的父親對領事館的工作十分上心——而她的母親則全心全意都在他丈夫身上——以至於她從來沒有到過吉拉波以外的任何地方。

是的——如果她有能隨時去到任何地方，她就會不停地四處旅行，沒有人能阻止她。

無論是多豐富的想像力，也沒能讓她做好面對莫甘達的準備。成年人尺寸大小的花朵，花瓣厚如捲起的地毯一般。空氣中充滿了能量，夕陽的晚霞穿透過懸浮的雨簾，美得令人難以置信。

從大本營傳來的聲音來看，她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這樣想法的人。每棵參天大樹都比吉拉波最高的尖塔還要高大，為聚集而來的賽車手們提供了各自需求的領域。頭頂上方的巨石和河流以懸浮的狀態流動著，極速蟲隊在巨石群中飛速穿梭著，剩下的循光雲遊械隊員似乎在記錄著一些當地的植物。紅檔和一些鬼怪正在比賽看誰的火箭板能在河面上衝得最遠。

噴火提醒著自己，她步行穿過營地是有原因的。她提醒自己，在這裡可以獲得戰術上的優勢。看到滄海盜隊的人在開會討論戰略，她可以感受到卡麗·澤夫和她的船長們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在賽道上時可以加以利用的關係。卡麗·澤夫打算盡其所能的向前突進，這將使她陷入不安穩的境地。捷獸隊正在檢查一些當地的蘑菇，看看它們是否可以安全地食用。若他們不是的話，這些巨大且高傲的生物在比賽出發時或許就會變得不那麼傲氣十足。

她在腦裡告訴自己這些事情，也許她心裡某個角落也真的是這麼期望的，但事情遠比這還要更複雜。如果這只是一次調查任務，她根本就不會去注意到營地各處的隨意聚會，不會注意到那些笑容，大家一同共享的溫酒，和笑聲。

但她確實是分心了，但也正因此她注意到了這些事情，她才能同時發現琵琶·納拉正和阿芒凱人的車隊坐在一起。

琵琶坐在她用來跟隨在噴火和其他乙太流浪者隊員後面的移動工程車上，車輛停在一輛古老的阿芒凱戰車旁。札豪爾正在向已聚集在一起的隊員發表著演說，他用母語進行了一場精彩無比的演講，很可惜噴火一句都聽不懂。琵琶也沒有在聽。她的注意力集中在豪傑們的一名成員身上——一個皮膚黝黑、綁著金色裝飾的男人，他的身上裹著潔白色的亞麻布，他的胸口有一片很大的凹痕。

啊，一切的線索都拼湊在一起了。

那是先前死去的那個男人。

噴火站在營地的邊緣，觀察了一會兒。她不確定自己為什麼決定要這麼作，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情發生。當札豪爾仍在發表演說時，其他豪傑們也都全神貫注地聽著。只有他和琵琶是例外的，琵琶和那名男子持續地也交談著。

但即使是如此，也在不久後便結束了。札豪爾說了些什麼——聽起來像是庫魯——只見阿芒凱豪傑隊的人爆出了歡呼聲。剛復活的男子向琵琶點了點頭後，便離開去站在札豪爾身邊。

就在這時，琵琶也看到她了。老叛徒安靜的邁出了幾步，快速地縮短兩人之間的距離，顯然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她並不想引起任何多餘的注意。

「我以為你不是個會去欣賞風景的人，」琵琶盡量地壓低聲音說道，以免打斷了演講。

「我一直都想要去旅行。」噴火說道，一次無心的失誤，她不小心用她真實的聲音回答。她趕在琵琶詢問之前，快速的恢復聲線，並趕緊拋出問題。「你們兩個剛才在談論什麼？」

從琵琶的笑容來看，噴火粗暴的人格設定已經土崩瓦解。「怎麼？你喜歡上他了嗎？他最近幾天可能身體不太好，不過心地善良。」

「我不是這個意思，」噴火說道，很高興面具剛好能遮住她臉頰上的紅潤。「我以為……」

「在阿芒凱，人們有能讓死者復活的儀式，」琵琶解釋著。她開始帶著她向外圍走去——無論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那肯定都是只有阿芒凱豪傑隊內部的秘密。「那個年輕人，庫魯，是他們在這場競賽中第一個復活的人。他為扎胡爾獻出了生命，而他們也用這份榮譽來回報他。」

一股同情心湧上噴火的胸口。「有些人會為此付出很多，不是嗎？就只為了藉此能見到所愛之人。」

頓時，在他們之間瀰漫著一片死寂的沉默。「我也算是一個吧。」琵琶說道。然後，她嘆了一口氣，「我只是想確定他是否介意所發生的事，他也很友好不介意地和我聊天。算是母親的過度保護感吧，他的年紀就只跟茜卓差不多。」

噴火不確定此時感受到的情感是什麼？她胸口感到有尖銳的刺痛嗎？別理它，無視它。

「只要你還記得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就好。」她說道。

但她的聲音在微微顫抖著。

她不自禁想到，如果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他們卻輸掉了，那麼他的死究竟還有沒有意義？

——第三篇完——

原文連結：[Aetherdrift | Episode 3: Go!](#)